

野叟曝言

第七十四回 摇所求乎朋友相看俨然 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

素臣立起身，走入讲堂，见正中设一讲座，座前架一高桌，桌旁摆着五张圈椅，朝外一个大匾，果是“讲堂”两大字，屏门上对联果是“闻所未闻，无非至理；听如不听，便是废人”十六个碗大的字儿。素臣道：“这角门进去还有三间房，房内设着松、竹、梅三榻，这松纹、竹韵、梅影三个童子，就在这房内伏侍。房内有个匾额，题着‘石交’二字，可是有的？”众人都吐舌，说：“是有的。”素臣便推开角门，进入房去，果有三榻、一匾，三榻各雕成松片、竹节、梅花的花样，匾上果是“石交”二字。素臣仔细揣想道：“这张松榻是摆在中间，这两榻是东西两间，只这点子不合些。”玉麟咋舌道：“此房系俺们弟兄三人时常会宿之所，故造此三榻，以岁寒三友寓意。玉麟年长，故坐卧俱在松榻，居中，伏侍的便是松纹；东边竹榻系方二弟坐卧，伏侍的便是竹韵；西边梅榻系熊三弟坐卧，伏侍的便是梅影。后因两先生游学至此，弟兄们重其品望，惊其议论，遂设立起讲堂，日间讲论，夜间留宿此房，才把俺的松榻移到西边去的。文爷快把前知之故说出来，免使众人疑神疑鬼。”素臣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弟自在又全家中压死狐精，便两夜连做两梦，昨至尊府，宿在西边书房，复做一梦，三梦三同，俱是入梦，就坐在天籁堂内，由天籁堂至讲堂，由讲堂至此

房，弟便坐在正中一间松榻之上，送茶添香、拍尘拂蝇的，就是这松纹。东西两榻，一个便酷似戴兄，一个便酷似刘兄，伏侍的便是竹韵、梅影，却未与戴、刘二兄叙一礼、交一谈，但知此三童之名，见此三榻一匾，以及天籁堂、讲堂之匾，对门窗诸物模样而已，不意梦境竟成真境，岂非怪事？”玉麟等俱道：“此系前定之数，文爷与两先生该定石交，故已梦中指点出实境来。怪是前日相见时，文爷与两先生相顾错愕，俱有惊疑之状，莫非两先生亦有所梦么？”刘、戴二人俱道：“弟等并没甚梦，但觉一见文兄之面，就如平日认识过的，故此惊疑。”素臣道：“弟与刘、戴二兄前定石交，梦中指点是无疑的了。但梦中坐此榻上，片时即有老人前来领弟出房，一重重门户，推开进去，直到深闺密室中，穿进一小阁，阁上睡一女子，有十五六岁年纪。那老人揭开被来，叫弟细看。弟看那女子除了头颈手足满身俱是朱砂斑点，老人说：相公看清了这斑，这女子婚姻就有着落了。弟便连连点头，这梦才醒，岂非咄咄怪事！”这几句话，把飞娘及玉麟兄弟三人都惊呆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做一声。

良久，玉麟道：“奇梦必有奇应。外面伺候久了，且请出去坐席。”于是重到天籁堂中，酒席已经摆设，正中南面一席，定素臣上坐；北面一席，戴、刘二人坐下；东边一席，玉麟、有信；西边一席，飞娘、以神，横坐相陪。玉麟拱素臣入席道：“晚上专诚再行送酒定席之礼，此时便饭，不敢烦渎了。”素臣再三推让，因把刘、戴一席移到上边，与素臣分东西朝下坐。丫鬟们斟酒，厢房中乐起，齐齐的走出六个优童，上前参单，末脚呈上戏目。素臣点了亚夫、

建德、德昭、贺兰四回；次及廷珍，点了寿梦、蔡邕；次及时雍，点了乐毅、岳飞；次及玉麟等四人，点了郭巨、乐羊、施全、郑侠四回，共是十二回四十八出戏文。跳过加官，从头演扮出来，亚夫一回，第一出铄釜，是刘邦未遇时，与审食其相好，常留饮食，其嫂恶食其与吕雉奸通，铄釜示意驱之使去，刘邦、吕雉与其嫂相骂，一场而散。第二出纵奸，是食其、吕雉白日行奸，被太公撞破，训责子息，刘邦护妻，吕雉撒泼百般，把太公挺撞，太公气苦，欲寻短见，经其嫂委曲劝止。第三出陷父，是刘邦在军中饮酒御女，昼夜淫乐，被项王袭破大营，将太公捉去。第四出分羹，是刘邦围城，项王把太公架在鼎上招降，刘邦在城下说那分羹的话，旁边恼了亚父范增，发上冲冠，张髯裂眦，把刘邦平日怕婆纵奸、仇嫂逆父诸般恶迹丑行，逐件数说，并敢于三军万众前出此分羹之言，欲食亲父之肉，良心丧尽，禽兽不如，你们将士兵卒都有人心，怎甘心跟这乌龟主子？忍心奉这枭獍凶徒？忘廉丧耻、忤逆不孝、千龟万鳖、千猪万狗的尽情痛骂。这一骂直骂的三军气愤，解甲而跳，张良、陈平、萧何、曹参一班谋臣战将个个面红耳热，汗流浹背，掩着面孔，缩着脖颈，羞惭无地。刘邦惶愧愤怒，填胸塞胃，无言可辩，闷气伤心，忽然一个斤斗撞下马来，跌死在地。文臣武将都抱头鼠窜，登时逃避一空。项王传令，将刘邦身尸棺殓，另做一口大材把吕雉、审食其二人活钉在内，一同葬埋。放下太公，封刘邦之侄刘信为羹颉侯，以表其母之贤，月给俸禄奉养太公及其母终身。那刘邦是二净扮的，演出纵妻仇嫂、逆父分羹的奸恶之状，可羞可恨；吕雉是花旦扮的，演出冶容骚状及骂姆忤翁，恶毒的心性，可耻

可恶；亚父是老生扮的，演出忠肝义胆，怒发冲冠的气概可敬可感。素臣看那优童都只十一二岁，因赞道：“两兄之乐府，固属奇文，即这几个优童，亦可谓奇优矣。怎点点年纪就能曲曲传写两兄心事，使人忽笑忽骂，欲泣欲歌？有奇文，而又得此奇优以演之，直属千古奇观。弟生平所深恶者，汉高之为人。这戏内虽有些文致之罪，然纵奸逆父是逼真的事，分羹之言灭绝天理，尤属禽兽不如。即因铄釜而仇其嫂，至封其侄为羹颉侯，亦可见其宿怨含怒，褊窄心肠。而前人称为豁达大度，诚足齿冷。两兄把铄釜一事略一挑剔，便化腐为新，而项王即仍封其侄为羹颉侯，一样封号，两样心胸，尤属巧不可阶。迂儒每以分羹之言为行权救父，弟见之，即欲呕啜。项王虽云妇人之仁，而斩宋义、弑义帝、杀子婴、坑秦卒数十万，凶暴无比，分羹之言一出，而太公之肉即腐，此其常情常事，乃忍以其父尝试耶？孟子曰：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，终身诉然，乐而忘天下人之仁，不仁。其相反固若是耶？且此言何言不独？口不忍出，亦属耳不忍闻，自古不乏泉獍之徒，从无敢出此言者。太公虽幸而不死于项王之鼎，已死于其子之口与心矣。如以项羽为妇人之仁，即当退师三舍，甘言厚币，或愿就小邦，不敢出争天下，冀缓其父须臾之死，后出奇计，或重赂项伯以图脱虎口，何至决裂不顾如此，而且遂数羽十罪以激之耶？推汉高之意，不过为不杀父；则我得假行权之名杀父，则我得托复仇之义总把其父看作赘疣，故即位之后立妻为皇后，立子为皇太子，至其父仍为太公，无一位号以尊荣之，难怪两兄有此纵奸一出深文，以坐其不孝之罪也。”飞娘道：“奴也恼这刘邦，却还被行权之说所误，怕这纵奸一出忒冤屈了

他，今被文爷指破，才知道这四出之妙处。至不尊太公，或是古时没有太上皇的位号，但以锦衣玉食尊养他，也未可知。”素臣道：“始皇即位，即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刘邦纵有不知，合朝岂无知之者？何以尊妻尊子而独不尊其父乎？”飞娘道：“奴是以耳为目的，没听见秦始皇追尊的事，故发想替刘邦开脱。如今才知道是开脱不来的了。”玉麟等齐声说道：“两先生之乐府，一经文爷指点，俺们心里就分外发起亮来。以后做完一回，俱要求指教的了。”因吩咐优童再演。

于是复演建德兴师一回。第一出逼父，是李世民设计，灌醉高祖，令晋阳宫妃侍寝。第二出内乱，是收巢刺王妃。第三出弑后，是奸炀帝萧氏。第四出檄诛，是窦建德起兵，将以上三大罪作檄，声讨世民，战败被擒，勘审定供，赐帛缢死。演毕众人求教，素臣道：“太宗治天下却是贤君，若讲修身齐家，便几于禽兽之行。这逼父内乱，是千真万确，罪无可遁的了。惟弑后尚属文致，其令萧后入官，不避瓜李之嫌，亦所谓坐以恶名而不辞者，但事属暧昧，宁失于出，毋失于入。这弑后一出还该删去，换上灭亲一出，把杀建成、元吉之事实之，似为平允。”戴、刘二人连称领教。飞娘道：“世民恁般淫恶，怎得传子传孙，做着几百年皇帝呢？”素臣道：“炀帝弑父弑兄，淫恶天下，百姓倒悬，兵戈四起，太宗勘定祸乱，复开太平，武功几于汤武。而贞观之时，君明臣直，政简刑清，致治等于成、康，故得传子传孙，享受数百年基业。其逼父内乱这淫恶，酿成子孙数世宫闱之祸，韦、杨各后妃，太平、安乐各公主，臭秽之行，千古唾骂，至今日人皆诋为唐乌龟，其所以报之者，亦已酷

矣。俗语淫人妻女还将妻女淫人。武后本太宗才人，而高宗即烝之，且使其遍淫臣民，即此一人已如借债者偿还十倍利钱，况不止此一人还债乎？”各人俱击节叹赏，以为名论。

第三回就演德昭复位。第一出誓言，是太祖光义在杜太后前誓约：太祖传光义，光义传光美，光美传德昭。第二出灼艾，是光义有病灼艾，太祖也陪着灼艾，以分其痛。第三出幽嫂，是光义即位以后，把嫂宋后锢闭冷宫至死亦不成服。第四出复位，是光义与赵普定计杀了光美，复要谋杀德昭，德昭兴师执获光义、赵普，审勘定招，把光义锁锢南宫，将赵普枭首示众。素臣拍案称快道：“太宗治天下，亦是贤君，而其待太祖刻薄，直与禽兽无二。古来帝王，兄之待弟，虞舜之下即以太祖为第一，太祖以帝位付弟，有病至灼艾分痛，友爱之笃，至矣，极矣。而太宗薄待宋后致死，德昭如此以报之，复位这一出，真足快痛人心！”戴、刘二人道：“这回戏虽然痛快，而非实事也。天道怎如此梦梦？以太祖所创之基宇，使被唾手得之，而其子孙更享国至一二百年，直至孝宗始归太祖后裔，已只剩得半壁破坏江山，其理实不可解。”素臣道：“这却又有个缘故。陈桥兵变实出太祖意外，其谋皆太宗所定，光美亦属与闻，故太祖惊慌失措，而禅诏出诸袖中。后人不知其故，反以此定太祖之罪，岂不冤哉？光义定谋，举宅共知，独瞒一太祖，待其黄袍加身，骑虎难下，亦犹唐太宗以宫妃侍寝逼父以不得不然之势也。当兵变之时关白太宗，并未预闻太祖，正是确有可据。缘彼时时势，非太祖之威名重望，不足以成事。而太祖因受柴世宗厚恩，心不忍负，故太宗预定禅诏，以黄袍劫之，而与杜后约言，事成之后太祖传太宗，太宗传光美，而仍还德

昭。是业虽创于太祖，而实由于太宗，非唾手而得之也。使太宗之威望足以成事，必且自取之，不须更劫太祖而约誓于太后之前矣。太宗即位以后，复能纘武修文，兼以世有贤君，所以太宗子孙得享受一二百年基业。但以太祖之待弟为虞舜以后一人，而太宗之待其兄者如此，使竟无以报之，彼苍诚梦梦矣。故金人肆毒，把太宗子孙杀灭殆尽，存不多几个子女都驱入燕、云，为奴为婢，是死是生，淹没难考。太祖子孙虽止承受得百馀年半壁江山，而国亡之后，宗室遍满天下，如孟頫、孟适等俱为元代显官，后世所传，更有六庚申之说，亦可见彼苍之非梦梦矣。唐太宗之恶，重在逼父内乱，故报以妻女淫荡之祸；宋太宗之恶重，在致死光美、德昭，故报以子孙灭绝之祸，针芥相投，铢两不爽，孰谓天道有或忒乎？”戴、刘二人出位再拜道：“弟等读书，真同耳食，不遇文爷，一生蒙懂矣！”玉麟等齐跪于地，道：“两先生尚以为耳食，俺们真属双目俱瞽，一线无光者矣！”素臣拉扯不及，同拜起来。仍复入座，飞娘道：“快活，快活！既知道了黄袍加身、袖中禅诏都是太宗做的把戏，把向来疑心太祖的念头消释尽情；又知道太宗子孙该做几百年皇帝，及终受报应的缘故，把向来不忿那太宗的念头又去掉了许多；再知道两个太宗，各人作孽，各人受报，竟如天造地设一般，文爷，你就合天老子一鼻孔出气，怎看得报应如此分明？”玉麟道：“向来看书，也疑惑杜太后怎忽有这段议论，要把天下传与光义，光美正传德昭。就算太祖大孝，不敢违逆母命，在太后也不应发此异议，把太祖挣成基业生生分派与人。今被文爷提破，才知太后发议及太祖不得不听从的缘故，怪不的两先生都出位拜谢哩！”说毕吩咐再演。

场上闹起锣鼓，演到贺兰进明一回。第一出饲狗，是贺兰进明吩咐军士衙役购获各种肥狗，喂养走跳。第二出尝粪，是各军役牵狗齐集一处，有一狗耍屙，贺兰进明即爬向狗屁股边将口接受，细细嚼咽，逐个尝去，吃不尽的都把碗碟收好，说那一种狗的粪是怎味，这一种狗的粪又是怎味，酸咸苦辣逐种评品孰高孰下，津津不倦。狗粪干者，系糖炒麦粉，稀者系木樨糖水，俱从竹筒捻挤而出，那扮贺兰的是一小丑脚，年止十岁，却伶俐无比，未吃粪时，装那垂涎之状，窥臀探孔，抓头朵颐，喉中咽咽有声，舌上咨咨作响；吃粪时，装那贪饕之状，捧着狗屁股咬嚼吞咽，牵唇动颊，狗已屙完，还把舌头伸入狗屁眼去百般舔舐，忽的遇着薄屎直冲出来，满面淋漓，都不理论，忙把嘴合着屁眼连连收吸，吸完起来，才用手指去脸上掠下，抹入口去，咂嘴咂舌，爽利异常；吃粪之后，装那履足之状，摩胸运腹，暖气噫声，在牙中剔出粪渣，细细咀嚼。满场军役个个掩鼻厌恶，他却趾高气扬，洋洋得意。素臣拊掌大笑，各人捧腹，笑声满堂。飞娘道：“这小奴才好生可恶，怎今日越装出许多怪状，累奴笑得肚子生疼。”第三出被箭，是睢阳被围，南霁云来求救兵，贺兰正在吃粪，吩咐军士回绝，没工夫发兵。霁云在城下痛骂吃狗粪腌臢奴才，贺兰大怒，上城回骂，不防霁云一箭射来正中咽喉，把刚下喉的狗粪射得直溅出来，登时身死。第四出冥断，是阎王拘了贺兰鬼魂去，审勘明白，定以世世发在山东、河南苦恶地方做猪，罚他千万年去吃那人粪狗屎，临了再受那一刀之罪。演毕，飞娘问道：“怎天下有吃狗粪的人？毕竟是真是假，不要叫咱们钻在鼓里，被两先生瞒了去。”素臣道：“古来食性之异，不

可解者很多，如食蛇，食蝎，食蜈蚣，食蚯蚓，食蚱蜢，食蛄蝼，食促织，食蜒蚰，此则五方风气不齐，在此为常，在彼为怪者，姑勿具论。其有食灰、食土、食瓦、食铜铁、食头垢、食脚皮、食毛虫，如刘邕之嗜疮痂，鲜于叔明之嗜臭虫，权长孺之嗜人爪，或系奇疾，或系腹内有虫之故；若唐舒州刺史杜怀萧、左司郎中任正名之喜食阳精，骑马都尉赵辉之喜食阴精月水，则皆为淫欲之事，不顾齷齪。当今富贵之家多有服秋石、红铅者，并以为贿通馈送之物，恬不知怪。此则皆托于补益，不计其由来之污秽。至本朝宋泐和尚喜食粪浸芝麻，便与蛆虫无异，愈出愈奇矣。然未闻有食狗粪者，大约自古及今只有贺兰进明一人好食狗粪，这却不是食性之异，大抵戾气所钟，虽具人形，全无人性的了。”飞娘道：“据文爷说来，食性之异，偏有许多。俺弟小时好食草纸，先母初不在意，后来知道，痛打一顿，才渐渐的不吃了。这也是食性之异。那时若没俺娘一顿打，怕一日异似一日，到如今也要吃狗粪么？”以神听他姊忽然调笑，那紫黑面孔不觉放出一阵红光，笑道：“诸位勿听家姊瞎话，那有这吃草纸的事！”素臣道：“熊兄勿致不安，令姊英雄气概，常时想无此种取笑，今日宾客满堂，忽作诙谐之语，侠烈肝肠变为妩媚风致。以弟言之，正宜为贤姊弟贺也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此文爷教化之功也。”素臣离席，走到右边，在丫鬟手中接过酒壶，斟了两杯酒，送上二人面前，众人俱起相从。飞娘、以神只得举杯，一饮而尽，众人皆哄然大笑。

玉麟吩咐暂停戏文，大家散坐一回，将酒菜重新整过，再行入席。素臣复到对面讲堂中视玩。玉麟、飞娘跟了进来，飞娘道：“文爷方才说梦中有一老人指引，直到深闺密

室，穿进小阁。如今文爷从这房里走起，一重一重进去，咱与白兄在后跟着，看是走错不走错。”素臣真个出了房门，向内而走，经过一个院落，望三间内厅背后夹弄中直走。飞娘叫道：“文爷，错了，这里是通厕所的夹道哩！”素臣只管走去，飞娘在后格格的笑。出了夹弄，一带花墙遮住，又是五小间内座，素臣头也不回，穿出西面回廊，一个月洞门内，三间正房对面就是小阁。素臣立定，指着上面道：“那老人领到阁下，由这扶梯而上。此处却无扶梯，是何缘故？”因问飞娘道：“方才熊姊哄我，那知梦中之境，愈走愈合，故放胆信步，竟如熟路一般，不消疑忖，熊姊看来，是真是假？”飞娘一路笑将进来，骈起两指，向素臣点点道：“文爷，你这梦准得怕人。”玉麟喊应阁上之人，揭起盖板，放下扶梯，三人一同上阁。阁系三间，中间一匾题着“栖凤”二字。素臣走至靠里一间，指着一张大床道：“那十五六岁女子，就睡在此床之上。”玉麟、飞娘面面相觑，错愕不已。飞娘道：“是怎样睡法？头在那边，脚在那边？”素臣道：“头是顶在中间这板壁睡的，朝外侧睡，满胸前俱是朱砂斑，那老人复把女子翻身向里，便见满背朱砂斑点。”飞娘向玉麟道：“那是前定之数无疑了。”玉麟点头道：“这是再没疑心的了。”飞娘道：“据梦看来，老人那样指点，那般嘱托，这十五六岁女子的婚姻在文爷身上的了？”素臣道：“梦中老人，一连三夜指引嘱咐，如果有这满身朱砂斑点的女子，这婚姻自然在弟身上，没个推托的道理。”飞娘大喜道：“还你有这女子。”玉麟道：“只文爷不可食言。”素臣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有此奇梦，必有奇缘。梦中老人必非孟浪，此段姻缘小弟一力承当

可也。”玉麟欢天喜地的向着床后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你说要认一认文爷，就出来相见罢。”里面答应一声，几个丫鬟仆妇簇拥一个中年女人出来，玉麟道：“拙妻洪氏，欲见文爷，请外边去，待他拜见。”素臣走过中间，洪氏出来，只行常礼，素臣作揖相还。玉麟让素臣靠东首坐，玉麟西边朝上坐，洪氏与飞娘东边坐。洪氏眼睁睁地看着素臣，素臣登时胀红了脸，百般没趣，飞娘只待要笑。洪氏开口问：“文爷贵庚？太太今年贵庚？有几位姨娘？几位相公、姑娘？”素臣道：“学生今年二十七岁，拙荆同庚，只有一个小犬，三个小妾。”说毕忙立起身，飞娘见洪氏似不欲留，遂同玉麟一齐出外。

玉麟递酒定席，仍照前坐。优童复演出寿梦、蔡邕两回。寿梦一回，是遗命再让，三让，魂讥。演毕求教，素臣道：“这本是前人辞国生乱之说，但据弟看来却有不然。季子与叔齐一般以天伦为重，虽为父兄所爱，无得国之理，及夷昧薨时，季子适奉使在外，王僚已经僭位，季子若与争立，是以让始而以争终，显先君之失，开篡夺之端，岂季子所肯出乎？至而君之，不可谓季子之过也。迨阖卢刺杀王僚而致国乎，季子子子愈无可受之理矣。故其言曰：尔杀吾君，吾受尔国，是吾与尔为篡也；尔杀吾君，吾又杀尔，是父子兄弟相杀，无已时也。去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。其知之可谓至明，处之可谓至当，似无可讥也。”廷珍道：“弟等因其父兄之意诚切恳至，真可谓泐金石而泣鬼神，不宜守子臧之小节，而忘父兄之大德，两番辞让未免不能达权，故从先儒之说以讥之。”素臣道：“季子非让也，但不争耳。让与不争相去甚远。以王僚之凶暴，既以为君，设使季子伸

父兄之命，彼能帖然而听命乎？不听则必争，争而季子败，则身死名裂，而无补于君父；争而季子胜，则季子断不肯为争国之人。至而君之，非惟德盛，其识亦独优也。及阖庐致国，季子受之，则律以赵盾弑君之义，何说之辞？如杀阖庐，则论世及之常，国实阖庐所应得。且阖庐谋杀王僚，处心积虑，坚忍而成，其致国也，固逆料季子之必不受耳。如其受之，则亦必争。圣达节，贤守节，慕达节之名，乃至不能守节，子臧且不肯为，况季子乎？故季子当父兄时是让，其让也，以天伦为重，可与伯夷叔齐争光日月；当王僚、阖庐时是不争，其不争也，以君国为轻，不与鲁桓、郑厉结祸，天亲两无可议也。季子之观周乐论列国名卿大夫，言皆菁莪，其子死于嬴博之间，孔子且慕其习礼，而使人观葬。燕雀处堂之论，以悖逆无知之林父，且感之而终身不听金石，此何等学识，何等德器，而肯与其侄争国以貽笑天下后世乎？终身不入吴国，真属天理之当，人心之安，似未可执先儒之说以苛求之耳。”戴、刘二人俱爽然若失，愧谢自责，玉麟等亦俱豁然心服。

复演蔡邕一回，是戮善，激变，坠楼，鬼责。素臣道：“此似亦踵前人之误。董卓之暴恶，千古无对，只要想着遍发祖宗陵寝一节，就断没有不痛心疾首欲其速死者矣。况每夜纵兵出城，俘掠子女，杀戮人民，天明满载，鼓吹入城，将死者献俘论功，生者奸淫戮辱。稍有人心的人，断无不望其早死一刻，百姓早免一刻之祸。而蔡邕以区区迁转私恩，为之惊叹失声，其性与人殊，可谓衣冠禽兽，况有附逆之罪，若不加戮诛，是为失刑，尚可误认为善人，以国史付之，使其颠倒是非，易乱典刑耶？至李催等之祸，实由天

意，非王允所得而料也。李催等助卓为虐，恶逾飞廉、恶来百倍，为王法所必诛，若赦之，是无法纪矣。彼时若无贾诩献策，即已遁为西溪。无叟兵内反，则城且无从攻，围何由得破？或以吕布之虎将一出而歼灭之，则天下从此望太平，曹操等祸端亦无从起矣。乃天不厌乱，无端而叟兵内反，致吕布出走，王允捐躯，君臣百姓复遭惨祸，此真意外之事，岂可以责王允之失计乎？李催等惟不得赦，故须四布谣言，恐胁兵卒；若早得赦，则号令由己，势焰更张，能必其解甲归命，不作祸乱乎？魏孝庄帝惩催汜之乱，赦世隆而其祸愈速，又可责王允之不赦催汜乎？盗贼赦而成黄巾之祸，宦官赦而成董卓之祸，晋以屡赦而成五胡之祸，唐以屡赦而成藩镇之祸。蔓草难图，除恶务尽，赦岂善策？况此数凶，系汉君臣不共戴天之仇，而可赦乎？迂儒每于事后论成败，以诋前人之失计，此千古任事，忠贤所同声而一哭者，何两兄之高卓，而亦出于此邪？”戴、刘二人汗流浹背，再拜谢罪，道：“弟等如虱处裤中，乃敢妄论天下事，得罪古人者多矣。以下戏文不必唱了，待一一请教过，改换出来再行演扮，诸兄以为何如？”素臣蹒跚不安道：“弟因两兄纳言，诸位错爱，故冒昧直陈，惟乞恕罪。”玉麟、飞娘因心中有事，便先说道：“文爷之具眼卓识，固高出千古，两先生之虚衷服善，亦迥异寻常。今日且停一日，把男女戏目都请教文爷，定出几出明日演唱罢了。俺们两人有件要事须进去商量，二弟三弟可代为一陪。”说罢，告了罪，匆匆进去。正是：

莽男儿真心为月老，侠女子苦口作冰人。

总评

素臣梦头已极奇怪，不意更有梦尾，为愈奇愈怪也。飞娘等惊至无声，玉麟良久以谈话漾开，令人揣捏不到，真是奇文。

范亚夫骂刘邦一回，非作者明眼不能照彻，非作者椽笔不能写透，且非作者血性亦不能明目张胆、大声而疾呼也。素臣一段议论，如老吏断狱，使刘邦百喙莫辩，真足维持世道，痛快人心。石勒云：遇高帝当北面事之，遇光武当并驱中原。盖服高帝之狡猾阴鸷、狠心辣手，为己所不如耳。后世遂以此定二帝之优劣，岂不谬哉？

世民之罪，较刘邦犹为未减，然以建德讨之，极为允当。建德有君人之度，无暧昧之私。首诛乱臣，大施仁政，其行军则堂堂正正，其齐家则肃肃雍雍，其待人则磊磊落落，其治术则郁郁彬彬，较太宗之逼父内乱者霄壤，故得仗大义以讨之。

世民之功过不相掩，而天之赏功罚过亦不相掩，素臣之论可为明允。

身上黄袍，袖中禅诏，俱出自光义，此真只眼。太祖之冤，千古莫白，而作者白之。作者其太祖之功臣，抑又知己乎？烛影柱斧，不当疑者，偏有无数瞎疑心，此等可疑者，绝不致疑。一部二十一史，谁人不读？又谁人读过？不读此书，一生盲瞽矣，可胜叹哉！

论太祖太宗子孙报应，如以烛照物，历历不

爽。飞娘云：你就合天老子一鼻孔出气。殆作者之自赞欤！盖不与天老子一鼻孔出气，不足与言天，即不足与言史。孰谓读经难，读史易耶？

形容贺兰为张、许、南、雷诸公泄愤，此天地间第一等快事也，妙在并非文致。但如素臣所云：未必捧着狗臀以口就食耳。读竟即欲买梨园一部，填词四出教之，使演于通都大邑，以痛快人心。而搜索敝囊，竟无一文，为之愤郁者累日。

洪氏眼睁睁地看着素臣，素臣胀红了脸，百般没趣，飞娘只待要笑。画笔至此，几于化工矣。

论季札，今古犹有数人见到；论王允，则无一人见到者矣。怵于中郎之浮辞昧乎？司徒之至计、善人国纪之谬说、事后成败之妄见，填胸塞臆，安望其息心静气、设身处地、得一持平之论耶？素臣云：古今任事，忠贤同声一哭。论史如丁南湖、胡致堂辈，读之能无汗颜？

第七十五回 摇盘锦囊忽见庐山面目 定乐府拓开平日心胸

玉麟、飞娘有何要事？原来玉麟有女红瑶，除头面手足外，浑身俱是朱砂斑点，年方二八，尚未字人。素臣说出老人领进阁上一事，玉麟认是天缘，兼贪听素臣议论，欲将红瑶为素臣之妾，故请飞娘进去与洪氏商量。洪氏不肯，飞娘苦口撮合，说素臣是从古至今第一人物，侄女若得做他姬妾，比做富贵人正妻高着百倍，况有此奇梦，可见是天数了，断该允从。洪氏心被说活，遂设计将小弄用板隔截，扯去胡梯，放下盖板，“若果上得阁来，待妾身亲见一面，以定主意。”故玉麟、飞娘两人领素臣上阁，及洪氏出见似有不乐意。两人出去坐席，复听着寿梦、蔡邕两回快论，愈加倾倒，遂打个照会，便告罪进来。一路玉麟与飞娘商议道：“如今要强逼你嫂子的了。这种议论，得听一日，便胜活一生，岂可爱惜体面，轻生错过。”飞娘道：“是他亲生女儿，不是硬做的事，他又不是糊涂人，包管在妹子身上劝化转来。”于是同进上房，洪氏先开口道：“相公与姑娘说的文爷就是天人一般，妾身也心活了，但年纪既不相当，那一个金黄面孔又生得怕人，又已有一妻三妾，我女儿点点年纪，恁般相貌，怕没有王孙公子作配，去做那低三下四的人？这段姻缘只索休提的了。”飞娘道：“关帝赵匡胤不是赤面？张飞、尉迟敬德不是黑面？只看三日下来就看熟了。